

周易經大全

蕭山後學朱爾繩木臣氏纂輯

西陽後學朱采治建字氏編可

男來 詰錄若
林南喬 校正
朱樹遠載升
朱一本大升

繫辭上下傳

大至胡雙峰曰繫辭上下傳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在易之由則見于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該括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係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矣○蒙引或言易以及造化或言造化以及易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之事或言聖人用易之事又或言君子體易之事大指不出此

○章全直大全胡雙峰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繼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易簡而已蒙引孔子此章一以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二以見人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蓋易畫是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易則是天地人身之影子也

矣費簡去子從有易之後追論聖人作易之本而言易中有乾坤諸卦有貴賤剛柔有吉凶變化等名物不過因天地間所本有者而模寫之耳彼易有所謂乾坤焉試觀天以純陽之形氣居尊地以純陰之形氣居卑一尊一卑俱有健順之理而純陽乾封純陰坤封于是乎定矣蓋乾坤準天地而作也田是易中等而為貴賤試觀地與人物之卑者陳列于下天與人物之高者陳列于上一高一卑具有貴賤之理而封之上貴下賤之乘貴承賤于是乎列矣蓋貴賤準高卑而作也由是而為剛柔試觀天與人物之屬乎陽者未始无靜

周易卷之三

朱熹義

繫辭傳 傳去聲 後同

繫辭不謂文王周所作之辭繫乎卦爻之下者即今

經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總論二經之

大體凡例故先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傳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莫動○有常剛柔斷

矣○以類聚物以羣分○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見斷了亂反 見賢遍反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會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

也卑高貴賤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

位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

而性常動地與人物之屬乎陰者未始不動而性常靜一動一靜見有剛柔之理而卦爻之剛者性動柔者性靜剛柔由動靜而剖判也由是坎而為吉凶試觀人心一念向善而眾善隨之一念向惡而眾惡歸之以類而聚人品同善為朋而不八于惡同惡為黨而不入于善以羣而分一善一惡且有吉凶之理而卦爻得係以吉失係以凶吉凶因事物而肇生也至若易无變化乾坤或幾乎息然變化亦非始于易也若日月星辰其并沉顯晦離常在而成為象山川動植其流峙榮枯靡定在地而成形象形之中且有變化而易中善策卦爻之陰陽于六爻為少陽陽窮于九化為少陰變化因象形而著見也先儒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開眼即見者也

大全朱子曰天尊地里土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修這易與天地准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個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現成說這個見得易是准這個是從那有易後說來蒙引乾坤以卦言貴賤以爻位言剛柔總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古言變化則善策中卦爻之變也數段自有次第如于乾坤體之立終于變化用之行通與天尊地里重天地不重聖卑意物專以人言若兼物則物有何吉凶

是故簡易雖固本于造化聖人本此以作易畫二畫以象陽而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而為兩儀加以引伸之術自其剛柔以兩相摩而生四象剛柔以四相摩而生八卦變化見于小成益以四重之法以乾兌離震為土各以八卦推蠱其上為自乾至復三十有二之湯卦以巽坎艮坤為土各以八卦推蠱其上為自姤至坤三十有二之陰卦變化見于大成易書于是乎成而凡天地里昌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无不具于其間矣

大全朱子曰摩是兩個物事相摩摩易是貞轉推蠱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處是那八卦了貞轉推蠱那六十四卦出來家別此

種地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

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有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

之屬變化者易書策卦爻陰陽為陽陽化為陰陰者此

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

以道陰陽之謂也

是剛柔相摩八卦相蠱

此言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

摩為四相摩而為八相蠱而為六十四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條正指圖言乃聖人作易原本子

鼓之節聖人摩盪以作易而陰陽之冥休固无不慎乎易中矣試
即易卦之變化具乎成象者觀之陽為陰塊則搏擊而為雷而震則
其疾而威者非鼓之以雷霆乎而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霆陰
為陽隔則旋繞為風而雨則和而降者非潤之以風雨乎而易中巽
坎二卦便是潤物之風雨日月代明于晝夜寒暑錯行于周天而圓
圖順逆之行便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來往而諸凡成象者何莫不
在其中乎

乾道節試即易卦之變化具乎成形者觀之天下人與動物凡氣之
剛而實理動而建者乾道也乾道則成男焉而易中之乾坎艮震之
陽卦與凡以陽為主百九十二之陽爻皆為男而乾道之所成也凡
氣之柔而虛理之靜而順者坤道也坤道則成女焉而易中坤離巽
兌之陰卦與凡以陰為主百九十二之陰爻皆為女而坤道之所成
也而諸凡成形者何莫不在其中乎

大全朱子曰摩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子那鼓之以雷霆與風
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個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個
中存疑此兩節皆是言造化謂易中且之者先把握造化之雷霆風
雨日月寒暑作主然後以易中震坎離等卦照看見得天地間
雷霆風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發明首節之
旨也乾道坤道只是陰陽不曰陰陽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
乾知節觀乾坤所成已悉聖人作易之大再觀乾坤之理又知吾人
休易之功試以乾坤之理分具于天地者言之乾道固成男凡人物
之生其始皆主于乾乾道一倡氣以始其形理以始其性盡物而資
始之知大始者也坤道固成女凡人物之生其終皆在于坤坤既承
天之氣以成形承天之理以成性盡物而造就之作成物者也
蒙引上文男女專指動物此則兼植物矣上文乾坤各成其形以

此變化之成者此兩節又明易之有實體有與上文
寔休者也
想發明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如知知知知之知

已總下文易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
知簡能意一以天地之氣言

之理盡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矣陰後陽

施陰陽之輕清成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以簡能

所以易處

以

乾健而動即其所以簡能知物而无所難故為易而知

所以簡處

大始順而靜外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簡

而能成物

易知簡即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陰陽對立之義言此言乾坤其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存疑
一陰一陽各分其氣以成男女之形一陰一陽相為終始以成造
化之功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
乾始坤成其天統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承上男女而言乾坤之
理不復以易卦言

乾以節盡物而始若有其難乾健而動一始便始更无等待更无留
難所知何易即是易即天之成位于上者乎盡物而成若有其煩坤
順而協職无專成從陽而不自作自已更无添加一分能何簡即是
簡即地之成位于下者乎

大全朱子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徹達闢障蔽他不在人
剛健者亦如此坤最卑事只承受那乾的簡只順從而已

易則節天易簡之理固乾坤之德而兼體之則存乎人蓋人之所為
苟能法乾之易以居心純乎天理而无艱深險阻之蔽則其心明坦
盡人皆得見其中藏而易知法坤之簡以處事順乎此理而无私智
煩擾之累則其事要約盡人皆可循其成法而易從易知則吾心此
理入心亦此理其心之无勿同處皆吾親也而况字幹者深乎易從
則吾以是成能入亦以是成能其能之无勿同處皆吾功也而况協
力者衆乎有親則信從者衆而吾心益自信而不惑豈不可久有功
則鼓舞者多而吾事自能兼善而无外豈不可久大者聖人之德至
誠无息純亦不已未至千久而可久亦為賢人之德矣大者聖人之
業微則悠遠博厚高明未至千大而可大亦為賢人之業矣

大全胡雲峯曰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言可大可大姑曰賢人之

德美欲眾人皆可至也朱子曰上一節是言乾坤之德此節是言
人兼體乾坤之德也存疑此易字與上表易知之易字少差上是

難易之易此是陰陽之易

易簡簡自可大可大而進之則吾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而无待于

易即可大可則賢之德可大則賢之業

兼之心處事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如坤之簡則

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從

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於內故可久有功則

兼於外故可大德可得於已業讀成於事者上言乾坤

即易簡

之德亦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人賢人之德業

成位成人之位其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

衣○○○○

聖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有第章

前四條

○○○○

中二條

此章以造化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

勉強天下无心外之理。心純乎一易而天下之理不外吾一心之中。亦无身外之理。處事純乎一簡而天下之理不外吾一身之內。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盛德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成人之位乎天地之中而並立為三也。人當求易理于天地。抵當求易理于吾身矣。

蒙引一易簡則天下之理于是乎盡矣。无復遺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此兩段要看得相貫。貫入聖人隨其所至而命之觀本義兩個至此字可見。

三章全旨存疑上章言聖人畫卦之事。此章言聖人係詞之事。

聖人係此章言聖人係詞是借象以顯道。君子學易貴得道以公。天昔者伏羲本剛柔以立象而卦爻悉備。吉凶之理已寓其中。然有畫无文。人未能盡觀象而自得也。爻周聖人乃陳設其所畫之卦。統觀一卦之象。係以象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觀六爻之象。係以爻詞以明一節之吉凶。趨避于焉可決。而民用如利焉矣。

蒙引卦爻各有個。不然之象時有消長。事有箇。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也。如乾卦則有大通至正之象。乾初二有潛見之象。至于元亨利貞。潛龍勿用等乃詞也。非象也。與後章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畧不同。吉凶內該悔吝。

剛柔節詞因象而係。象又因爻而著。聖人所以觀象係詞而明吉凶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以據彖象卦之事觀之。彼據而得九是陽之進已極。柔從而推之。據而得六。是陰之退已極。剛從而推之。剛推去柔則柔變為剛矣。柔推去剛則剛化為柔矣。使不預擬其爻者而各觀其象。各係以詞。則吉凶未明。何以使人知所趨避哉。

蒙引此于據彖象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爻。凡卦爻之辭皆是就爻的說。

於天地而入兼體之也

聖人設計觀象繫辭而明吉凶

指文周

條詞正是仁

象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觀卦多象而繫辭也。

剛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相推。陽而陰。陰而陽。或化陰聖人所以

觀象而繫辭。象人所以因象而求卦者也。

上文明吉凶正為此

是聖人者。大得之象也。悔吝憂虞。象也。

主人事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莫

則憂虞。雖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善。善言相

對而悔吝。其中間悔言。以趨吉。吉言。向凶也。故

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聖人觀象所造，他人事之理已備，其无容不學，於是故君

是戲辱屬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象而玩其是

子身所持循而安固不愾者在于剛柔變化之易序夫卦爻之序分明事理當然之次第事无定而理則有定以此為居身之資者也心所契樂而玩味不厭者在子吉凶悔吝之爻詞夫此爻詞即序之所在言有限而味无窮以此為悅心之資者也而君子身心皆易理矣是故節君子之躬行心得皆易也詎以動靜間其功乎是故居而未及卜筮也易之變隱為象而占列為詞觀象玩詞而居安樂玩无間于靜焉動而謀及卜筮也易之象形為變而詞決為占觀爻玩占而居安樂玩无間于動焉夫易之道一天之道君子動靜不違乎易則動靜不違乎天是以自天祐之有吉而不利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君子不能學也

存疑上言君子之所學者易此承言其動靜皆學乎易也居則觀玩是靜而安居乎易序也動則觀玩是動而安居乎易序也占不計詞係之卦爻之下者詞也占得此卦此爻是占也君子之觀玩趨吉避凶正欲求其吉无不利非泛泛說得天之祐也

第三章全章首章以畫卦言次章以係詞言此章則合卦爻詞而釋其通例

象者節此承上二章兼論卦爻詞而釋其通例蓋易卦雖畫于供義精蘊尚舍于奇偶又王係象言卦之象也凡卦自有奇偶純雜之形象乎物宜象則絃言之以曲盡其全体之蘊周公係象言乎爻之變也凡爻自有剛柔畛否之異趨乎時變爻則析言之以旁通其一節之理舉卦爻之詞而分釋之其通例如此

演義二者皆有象變夫子分屬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言凶言試為合卦爻之詞觀之卦爻之詞有曰吉凶者所以言乎象妄之失得也有曰悔吝者所以言乎象變之小疵也有曰无咎者所以言乎象變之更新改圖而復于无過也合觀卦爻詞之通例有如此

以貞而吉无不利

象辭曰見亢龍惕者危在命而窮其德言凶

之沃也

有第三章

前四條 ○○○後三條

此章言聖人作易尊卑學事

象辭曰見亢龍惕者危在命而窮其德言凶

象辭曰見亢龍惕者危在命而窮其德言凶

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

而象指一節言

言者言其莫得也悔者言其無咎也

也

此卦辭之通例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曰失得小疵蓋補過都是卦爻所具悔吝均屬小疵者悔未至十吉而猶有小疵者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也存疑此卦爻詞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詞言曰彖曰爻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詞也

是故節是故爻言平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內外乘承不可混也茲欲列之截然有等而不淆則存乎六爻之位卦言乎象而象之所陳有大小焉陰陽定体不容亂也茲欲齊之整然有條而不紊則存乎卦至于貴賤大小紛然雜出斯有失得之報而吉凶以生卦爻之詞有吉凶固言其失得矣茲欲辨其孰為吉孰為凶而趨避之不爽則存乎詞有卦詞而全体之失得明有爻詞而一節之失得明也演義首二句爻卦通例由爻言乎變象言乎象意存疑上二節專就卦爻之詞說此下分卦爻詞三件說

憂悔節卦爻之詞有悔吝固言乎小疵矣易有預憂其小疵之失而求免于先則存乎卦爻之介焉蓋介者陰陽消息居位當否之間即人心善惡初分之頃于此憂之使人充善遏惡自不至致悔而取羞矣卦爻之詞有元咎固言乎善補過矣易有震起其補過之心而改圖于後則存乎卦爻之悔焉蓋悔者時觀已極居位既窮之機即人心天良萌動之會于此震之使人舍舊圖新自不至遂非而有咎矣大全丹陽郡氏曰憂悔吝者必思患豫防於始震元咎者必恐懼修省于終蒙引憂震是易憂之震之也與上列貴賤一例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存疑此與上辨吉凶一句再巾上節吉凶言乎其失得三句意

是故節然卦爻詞原是合一的非卦是卦詞是詞也卦隨消長而有小大詞分安危而有險易詞也者各指封情之所向也卦之小者其詞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卦之大者其詞平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知卦爻以象告則觀先天之易首可以得意忘象

最烈貴賤存乎位齊小大存乎卦辭吉凶存乎辭位讀六爻之位為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憂悔存乎介震吝存乎悔上悔呼罪反下悔呼對反

介謂辯別之端望憂動而果形之時也於憂之則不至於悔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可

以元咎矣

是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損所之易以

小險大易各隨所問

有第三

此章釋卦爻之通例

彖天地準乾龍與天地之道

知爻象以情言則現後天之易者可以得意忘言矣

存疑上二句封與詞分說詞也者句封與詞合說

四章全書存疑此章欲說聖人用易窮理盡性至命故先說易書具有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用易也四指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不

由干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贊易道之大耳然聖人既由窮理盡性至命以作易則其用之自能窮理盡性而至干命也

易與節易之為書作干伏義而備干交周凡天地所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莫六干天地而易書之大與之齊準故干天地之道自其外而統觀之能弥之而合萬為一渾然无欠自其內而細觀之且綸之而一真萬分然有倫足以待聖人之用之也

人全朱子曰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能弥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雖是弥得外边无縫罅而中則事物各各條理弥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存疑上句當虛說下句始是說天地間萬有不齊不過陰陽二端而已聖人作易只設陰陽兩畫則舉天地間萬物皆有以模倣之而无遺漏首矣

仰以節易能弥綸大地之道而道之散殊干天地萬物者謂之理聖人用易以穷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知夫書與上南與高者明也便是陽之爻夜與下北與深者幽也便是陰之化而幽明之所以然以易而知之矣推原始初之所以生處固有終竟所以死處始得氣化之疑便是陽之爻後緣氣化之尽便是陰之化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觀物之陰精附干陽氣合相凝聚而成物之形便是陽之衰氣之竟離平精之竟修然游去而成物之變便是陰之化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易洵聖人穷理之書也

易書卦爻直有天地之道通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

刺元空隙 引其緒 辨其類

竟聯合之意始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尊大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

死生鬼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

升降二句是幽明之迹

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厚薄推之於前及者變之於後陰精

疑亦也對敬而言

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縹鬼之歸也

聖地相似故至通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

要流樂天知命故不憂主敦乎仁故能愛

知音知音格 知即之知知字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

以死生若

與天地之道變于人物者謂之性聖人以易盡性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原與天地相似故以此參彼而不違天之道輕清而為知地之道重濁而為仁聖人知之周詳足以周乎萬物而仁之兼濟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所有仁以是其知而知不失于空虛此知仁之見于處常有乎聖人知之達權者雖迂就干一時不得已之計而仁之守經者宜未嘗替乎萬世典祀之宜有仁以正其智而智不至于流蕩此仁智之見于處變者乎至優游于天理之則而不惑乎氣數之常所得深而利害得喪一无所動又何憂乎知益深矣至從容于隨處之安而敦篤乎中心之德推恩有本而博施濟眾一元所遺非能愛乎仁益篤矣其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者如此易洵聖人尽性之書也

全大全朱子曰上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存疑此言聖人之知仁一節深一節周物迫濟以處言旁行不流以處變言處變深于處常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則與天為一處變又不足言矣

範圍節道之流行于造化者謂之命聖人以易至命天地之化運淪无別未免有過聖人以易範圍之治歷明時以節宜其候休國經野以分別其土範圍而不過也萬物之生散殊无紀或未能自成聖人以易而成之爰於禮節以遂人物之生輔翼造就以復人物之性曲成而不遺也晝夜之道迭運无端准乎其通知矣聖人以易通知之理契其屈伸之故深會其往來之機而晝夜之道凡見于天地萬物者无不知之也三者皆天之命其体既微妙而莫測其用又變化而无窮本无方而无休者也聖人而範圍曲成通知則蘊乎聖心之微者无在而无不在莫得而測其方向焉不與命之至神者為无間乎達乎聖心之變者无為而无不為莫得而窺其形体焉不與命之至易者為无間乎易其聖人至命之書也不益以見易道之大哉

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

命以氣數言

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

身之所處皆勞

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

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

相為表裏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導晝夜之道而

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乾金圈以製地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如郭也天地

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

循環則晝夜之

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

易以用言

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第四章

首節

後三節

此章言易道之大槩用之如此

一陰陽之道

兩字最活

陰陽運著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變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加辨字

其字指道發即行字意

道於陰而行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事

人物言

也哉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

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畫意之備矣

仁者之謂之仁知者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子道鮮矣

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

土見之指仁知二謂之指道

仁陽知陰得道之二陽故隨其所見而為全體也

存疑陰陽陽陽陰是之謂易陰陽迭化者謂之道神只是個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謂之神曰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体言陰陽只言變易无個一定形体也下章一陰一陽謂道陰陽不測謂神正蒙神大德化天道一神兩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皆是發明此意

五章全章家引此章即節有個一陰一陽之道節節都有個陰陽不測之神總註所以然即指道不是道之所以然道便是陰陽之所以然也陰陽正指動靜言道字便兼動靜語道之全体謂之太極語大極之流行謂之道語道之妙謂之神繩按此章欲入之用易以休道也

三陰節此章論道不外乎陰陽而詳言其是以贊其妙也謂道何出名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迭運不已皆大極動靜之所為便是道也

大全朱子曰若果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家引陰陽以流行者言

繼之節自造化流行賦予之際言之靜極而動流行發育是謂繼之者則化育之功氣方行而理未著于物理在太極則善也動極而靜疑聚成形是謂成之者則人物所受氣已凝而理隨以具固必有生則性也繼善為陽成性為陰一陰一陽迭運不已而道在是矣

大全朱子曰繼之者善公其底成之者性是自家得底陳北溪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以氣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以理言家引繼之為善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无些毫渣滓所以曰之曰善也善字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

仁者節曰仁之偏者言之彼得陽之流動處多為仁者遂據所見之仁謂道之全体只是仁不復知有知一過得陰之靜處多為知者遂據所見之知謂道之全体只是知不復知有仁一過遂據所見

陽之維而為百姓雖曰用干知仁之內不著不察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無失仁之動為陽知之靜為陰百姓日用又皆陰陽所在而道在是矣

蒙引上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物而專以人言蓋既成性則道已落在氣質所以有偏

顯諸節以化机之出公言之天地以生物為仁方元亨時造化之仁自內達外而顯諸仁焉天地以生物為用及利貞時造化之用自外及內而藏諸用焉天顯仁以鼓萬物之出藏用以鼓萬物之入通復自然不與聖人竭心思以道天下者同其真焉天顯仁德之發盡萬物而顯之其德盛矣藏用業之本盡萬物而藏之其業大矣且一出干无心則至仁无迹妙用无端不至矣哉

蒙引仁自其方發者這業自其已成者言用自其方歛于內者言德自其素具于內者言繼善成性以一分二分受分陰顯諸仁藏用以一嘘一吸分陰陽顯仁非德德之發也苟非德盛乎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故即謂之盛德藏用非業業之本也蓋既藏用一發則其業容可量乎故就謂之大業顯仁在之德即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業即後面之顯仁者

富有即業成乎外而藏用何以稱焉業在外必本于內時而藏用舉萬物之生意皆盡乎內本此以發洩斯充可限量業所由大此之謂矣德顯于內而顯仁何以稱焉德在內即裕乎外時而顯仁與萬物之生机盡發洩于此本此以收化斯生息无窮德所由盛此之謂矣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為業陰也顯而後藏藏而後顯一陰一陽迭運不已而道在是矣

大全胡雲峯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曰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存疑此舉盛德大業之所以然而盡言之上生節曰干陰陽相生之變觀之一陰而又一陽陰生陽也一陽而

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祭

莫有是道哉曰上章以知屬于天仁屬地與此不

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業至哉

正根之意

本下文日新句來

顯諸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諸外而內也

本下文富有句來

是不憂哉方物

用謂機械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

有心而无為

富有謂大業新之謂盛德

學曰富有者大而无所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之謂易

本文純以理言

陰生陽生陰變而窮理與書皆密

又一陰陽生陰也繼善而成性顯仁而藏用陽之生陰也成性而健
善藏用而顯仁明之生明也一陰一陽迭運不已而道在是矣

蒙引批以理言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之類在人則為動靜榮枯
之類其變皆无穷易字前及該得

為象節即以物生之序言之氣之初凝而成其為胚胎狀也之象輕

清未形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形質已具昭然呈顯形色象貌之法

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之坤一陰一陽迭運不已而道在是矣

蒙引法與象節就物言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氣之聚而形體

已具也此乾坤就物說

極數節即于用易時見之事方我父以著問易究歷七八九六之數

求知未來之吉凶事先之十度謂之占及占筮已定趨避有準便依

他去做重爻以之而通占後之措施謂之事古則事之未定陽也事

則占之已成明也陰陽迭運而道在是矣此因造化以及易也

明四節總而視之可見陰陽兩端迭相推盪而不已而斯道兩在莫

測其定向夫物自定則可測可測不足以言神而斯道之妙以為專

在于陽即所以為明者是此道之休道未嘗不在陰也以為專在于

陰則所以為陽蓋是此道之用道未嘗不在陽也何其神也其大極

本然之妙乎人能体易即能勞神一陰一陽之道信不外于陰陽而

亦不倚于陰陽也

存疑此是就一陰一陽之道此見道之无不在而存其為神

云章全言固指天下道理不出陰陽易言其有陰陽所以外面包括

得盡中間含蓄得多故以廣大贊之首節是說廣大模樣次節指易

之廣大本于乾坤二節方是詳廣大之定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精切之造化

肇也清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極數知來之謂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筮陽也重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

平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陰也定公言公事有陰

已判

陽意蓋如此

陰陽之謂神

張子曰兩往故不測

右第三章

以動靜言

指末節 指道

此章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

是初

當於陰陽也

夫易節易書之理其中則廣而合其外則大而包括得足以言乎遠則子載六合陰陽之理不以至遠而不到莫得而御正之也以言乎途則凡席旦暮陰陽之理不待安提而自不偏靜而各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曰細其備元一物元陰陽而備矣

蒙引不御靜正備矣要指易言說開云御不是易之廣大遠近直對說天地之間四散說見得陰陽元處元之

夫乾節然其所以廣大者本諸天地也夫乾即天也萬物實始若是其大而大安從生方其靜與坤別只此生物之心最為高一以此動與坤交候到即行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四方八表元一不列而規模極其大矣坤即地也萬物資生若其廣而廣安從生方其靜與乾別時欻此生物之心最為急聚以此動與乾交空之必盡闢施不置是以坤二之量氤氣到處坤皆承受而度量極其廣矣易正根易乾坤者也其廣大不本于此乎

天全朱子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家引不曰天地而曰乾坤以性情言下天地以形體言先陽後陰者生物之序如元亨利貞之類先陰後陽者體立用行知靜專動植之類存疑大生廣生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廣易乎此廣矣節易書之廣大休天地之撰則易之理一天之无不包而大一地之元不受而廣似天地也田是易書陰陽之交變而不窮之通直虛天地之四時寒暑推遷相似也易書陽卦則陽交陰卦則陰交直與天地之日秉陽精而明于晝日秉陰精而明于夜相似也易書對爻之陽者皆易陰者皆節即在人之性健而作事不確為仁礼之至德性順而作事不擾為義智之至德相似也易之廣大何如哉
存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陰陽陰陽之德不外乎易簡人之至德便是健順仁礼廣健義智廣順
上章人書蒙引此章以易其至矣乎句為吉德廣業是大綱言以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

天地之間則備矣夫音扶下同

不禦言元靈靜而正言即物理存儲言无所不有

夫乾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動

也闢是以廣生焉物虛殺反就氣和說闢與亦反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則而動交

也乾二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三而虛故以量言而曰

廣美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實氣運行平地之中也易

之所以廣矣者以此

廣矣天地之道運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書配聖

德易以
德或反

見易理之至知崇聖未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知禮是工夫
名目德業是礼知所成就者成性是人心所固有者道義是成性中
出者天人莫不有是成性然礼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存矣成性
不存李則道義充自而出而德何由崇業何由廣兩節意自相貫通
重在知礼上其意是本文德崇業廣意直到道義之門處方見

字曰節此章以聖人之取法于易以見易理之至易言之里其至極
而元以知者乎何以見之彼德崇業廣意處聖人而之所以崇且廣
者以易而崇之廣之也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者何如德之崇本于
知知識實至高明聖人窮易理于心而知曰進于高明矣業之廣本
于礼踐履實至著聖人休易理于身而礼曰就于切近矣且知不
僅崇而效天之高明充一理不在洞察之中礼不僅卑而法地之博
厚充一理不在體驗之內德崇業廣意量哉

大全朱子曰至微至細底事皆當謹戒慎惟恐失之這便是礼
里處里是卑順之意存疑此德字以知言與礼宗對是礼必至
于里下處无所不到事業方廣如高處到里下處公關業向由廣
本義知崇如天二句此特分知礼之屬于德業道義之門方可
說德崇業廣

天地節由是德業之盛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而陰陽變化
易行于其中矣聖人却礼至于效法天地則不成之性存存不已而
性中統体之道散殊之義莫不由此出焉道義得于心而日新月
盛德于是乎崇道義見于事而日積月累業于是乎廣此易所以為
聖人之崇德廣業而為至也

大全朱子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礼里人之知礼
能知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從此出象引易指造化言與生
生之謂易同

八章全肯因指此章言卦爻之相首兩節將言其用而先原卦爻之

易之廣大變通聖所言陰陽之說易簡變德配之元道

人事則如此

有第三章

子曰易其書矣乎夫易其所以為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地知者

十聖賢天子所作不應賢者子曰字疑後人所加也窮

理則知崇如夫而德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

類以禮衡言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陰陽之升降

出字由門字

天地設位而變化存存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

即純亦不已之意

之性也存存禮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所由立三節正指其可用而首四節乃言人之用之也下七爻正示人以擬議變化之例也

聖人節此意言君子欲言動之謂凡言動非准而異時變化為難乃變化之理莫備于卦爻用之惟君子而制之惟聖人依義立象

豈元謂或仰視俯察見物類之隨如雷風山澤等雜亂不齊固有不能

維亂之理存焉于是將其時物各有形容而擬之未書之先一得其物宜斯象之于既書之後卦之純奇純偶自象純奇純偶之物宜

卦之雜陰雜陽若象雜陰雜陽之物宜乃象天下之隨也故謂之象

家引物宜言物類即天下之隨形容是物宜之形容即其模樣也

按而言之則曰隨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而言則曰物宜

聖人節周公係爻豈元謂哉遠求近取見人事之動如建侯行師等

紛紜不一自有至一之理寓焉于是將係爻時雖一事必現眾理之

統會而會中其有一理之可通乃即可通處立為雜常之定理而隨事發率之以行爻有循典而者係詞斷其為吉爻有悖典而者係詞斷其為凶是爻乃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

有第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隨而擬議其形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

兼人物事類二義

隨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

斷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了
玩反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

如解下解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處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

鳥

反惡猶厭也

擬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動如何計議已定而為見之動焉擬之而言則淺深詳畧各當其理而旨之變化成矣議之後動則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動之變化成矣

大全朱子曰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且象言動更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象引人之言行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一

鳴鶴節試取各又而擬議之如中李九三云蓋言誠信感通莫大干言行如君子居其室出言本于定心而善雖千里之外必信而應之況近者有不應乎如居其室出言非本于定心而不善雖千里之外必不信而違之況近者有不違乎如言之應違而行之應違可知言出乎居室之身即加于千里之民咸屬目焉行發于居室之近即見于千里之遠已屬目焉言行之感通即樞一動而戶斯闢一動而矢斯發也樞机之發而善則遠應而為榮之主不善則遠違而為辱之主豈惟民有應違言行而善則誠感而和氣致祥不善則偽感而乖氣致殃非又君子所以動天地乎召蔡原動天地言行所關如此安得不慎而以孚誠為主乎是居室而出言行即鳴鶴之在陰遠應而動天地即其子之和樞機此多屬謹言行之發也

家引不可以加民見遠斯人事之從違從違意當貼在榮辱止動大地兼書懸說

同人節同人九五云蓋言君子大同之道不干其迹而干其心據迹而觀或出而仕或處而隱或默而聊或語而章雖不盡同原心而論出處同道語默同道二人其同心也惟同心則各成一個是雖金至堅剛其同心之纖利亦足斷而截之由是因心而發諸言彼此相信意棟架長如蘭之臭也是迹之不同即先號之意心无或間即後笑之意擬議此多君子貴于同心也

家引問是阻隔之意若利刃之切物物迎刃而解何能阻隔他故曰其利斷金來生又詞不言始畢終同孔子則釋以迹異心同也

靜動 法字貼擬議行之字兼言動
觀象玩辭觀象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即其例也

鳴鶴在陰子和我有好爵爾爾靡子曰君子居

室其言言千里之外應之況其應者言聲畢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應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

乎遙見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處之主也言行

君之所以動天地也豈慎乎

和胡曰反聲聲應行王孟反見賢遍反

釋李九三義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誠出或處或默或語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如蘭

斷管反言言以反

釋同人九五蓋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後竟同斷

金如蘭言物莫能開而言言有味也